#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三 四十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八十七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李稚廉趙郡高邑人也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廉少而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家人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强付輒擲之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聰敏好學年十五頗尋覽五經章句屬葛榮作亂本郡紛擾違難赴京永安中釋褐奉朝請普泰初開府記室龍驤將軍廣州征南府錄事參軍不行尋轉開府諮議參軍事前將軍天平中高祖擢為泰州開

府長史平北將軍穉廉緝諧將士軍民樂悅高祖頻幸
河東大相嗟賞轉為世宗驃騎府長史詔以濟州控帶
川陸接對梁使尤須得人世宗薦之除濟州儀同長史
又遷瀛州長史高祖行經冀州摠合河北六州文籍商
校戶口增損高祖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景
取備事緒非一穉廉每應機立成恒先期會莫不雅合
深旨為諸州准的高祖顧謂司馬子如曰觀穉廉處分
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仍

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並謝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其日賜以牛酒高祖還幷以其事告世宗世宗喜而語人曰吾足知人矣世宗嗣事召詣晉陽除霸府掾謂杜弼曰幷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各舉所知時稚有所稱皆不允衆人未答世宗乃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李稚廉即其人也遂命為幷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為館客待以上賓之禮天保初除安南將軍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問以治

方語及政刑寛猛帝意深文峻法稚廉固以為非帝意不恱語及楊愔誤稱為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帶西兖州刺史徵拜太府少卿尋轉廷尉少卿遷太尉長史肅宗即位兼散騎常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納用除合州刺史亦有政績未滿行懐州刺史還朝授兼太僕卿轉大司農卿趙州大中正天統元年加驃騎大將軍大理卿世稱平直為南青州刺史未幾徵為并省都官尚書武平五年三月卒於晉陽年六十七贈儀

同三司信義二州刺史吏部尚書

封述字君義渤海蓨人也父軌廷尉卿濟州刺史述有幹用年十八為濟州征東府鎧曹參軍高道穆為御史中尉啓為御史遷大司馬清河王開府記室參軍兼司徒主簿太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以平幹稱天平中增損舊事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删定梁散騎常侍陸晏子沈警來聘以述兼通直郎使梁還遷世宗大將軍府從事中郎監京畿事武定五年除彭城太守當

郡督再行東徐州刺史武定七年除廷尉少卿八年兼給事黄門侍郎齊受禪與李奘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天保三年除清河太守遷司徒左長史行東都事尋除海州刺史太寧元年徵授大理卿河清三年勑與錄尚書趙彦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天統元年遷度支尚書三年轉五兵尚書加儀同三司武平元年除南兖州刺史吏満還朝除左光祿大夫又除殿中尚書述久為法官明解

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産一無餽遺
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
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內
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
猶競懸違迯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
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
女迯又逕府訴云送贏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
又嫌古廢皆為吝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武平末太子

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魏員外郎武定中永安公開府法曹稍遷尚書起部郎中轉三公郎出為東平原郡太守遷定州長史又除河間郡守入為尚書左丞又為濟南太守隋開皇中卒詢閱涉經史清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績民吏敬而愛之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惇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任司徒主簿以能判斷見知時人號為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

即是畿郡軍國責辦賦歛無准又勲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治為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遷魏尹出拜齊州刺史轉梁州刺史治並有聲遷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頴城王師出討惇常督漕軍無乏絶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鬛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為齊鬚公世祖踐祚領御史中

丞為膠州刺史尋追為司農卿又遷大理卿再為度支尚書歷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下邳郡幹以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惇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為之同郡邢邵為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為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之徒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

戲欣笑滿堂惇不解劇談又無學術或竟坐杜口或隱
几而睡深爲勝流所輕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
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
御史隋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
爵侍郎卒於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
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羊烈字信卿太山鉅平人也晉太僕卿琇之八世孫魏
梁州刺史祉之弟子父靈珍魏兖州别駕烈少通敏自

修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中烈從兄偘為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己利乎卒無所受弱冠州辟主簿又兼治中從事刺史方以吏事為意以幹濟見知釋巾太師咸陽王行參軍遷祕書郎顯祖初為儀同三司開府倉曹參軍事天保初授太子步兵校尉輕車將軍尋遷幷

省比部郎中除司徒屬頻歷尚書祠部左右民郎中所在咸為稱職九年除陽平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勅書襃美焉皇建二年遷光祿少卿加龍驤將軍兖州大中正又進號平南將軍天統中除大中大夫兼光祿少卿武平初除驃騎將軍義州刺史尋以老疾還鄉周大象中卒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為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為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

書畢義雲爭兖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為我家故吏烈荅云卿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埸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為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祉子深魏中書令深子肅以學尚知名世宗大將軍府東閤祭酒乾明初冀州治中趙郡王為廵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天統初還

南兖州長史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出為武德郡守

烈弟脩有才幹太寧中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

將作丞隋開皇中民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治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也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

獻公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孝莊永安中以父功

賜爵臨頼縣伯除員外散騎常侍天平四年凉州大中

正遭父憂去職武定初服闋吏部召領司徒記室加平

東將軍世宗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為尚書祠部郎中

仍領記室轉太子洗馬天保元年除太子中舍人乾明初出為范陽郡守皇建二年拜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為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得放還天統初入為吏部郎中遷御史中丞典選如故尋除散騎常侍仍攝吏部加驃騎大將軍屬秦州刺史宋嵩卒朝廷以州在邊垂以文宗往涖涇州頗著聲績除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文宗為治如在涇州時李孝貞聘陳陳主謂孝貞曰齊朝還遣源涇州

來瓜步眞可謂和通矣尋加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徵領
國子祭酒三年遷秘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江南歷陽瓜
步相尋失守趙彦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曰吳賊侏張
遂至於此僕妨賢既久憂懼交深今者之勢計將安出
弟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間情事今將何以禦之對曰荷
國厚恩無由報効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朝廷精兵必
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爭鋒命將出
軍反為彼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進既不得退又未

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王出而能入朝野傾心脫一日參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再三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捉兵足堪固守且琳之於曇頊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此良圖足為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來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武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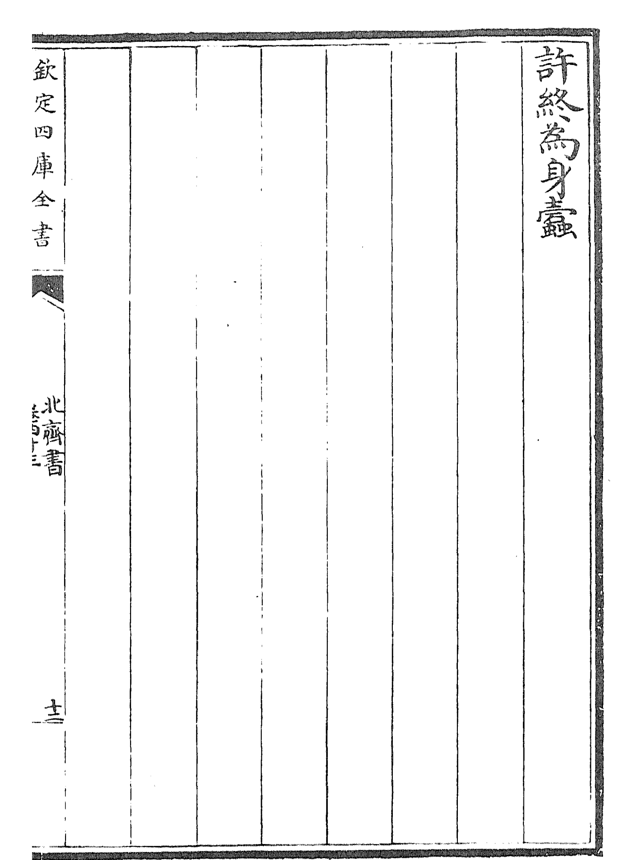
七年周武平齊與陽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人同勑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初授莒州刺史至州遇疾去官開皇六年卒年六十六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諸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為善於附會子師少好學明辨有識悟尤以吏事知名河清初司空參軍事歷侍御史太常丞尚書左外兵郎中隋開皇中尚書比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大理少卿文宗弟文舉亦有才幹歷尚書比部二千石

郎中定州長史帶中山郡守卒於太尉長史文宗從父兄楷字那延有器幹善草隷書歷尚書左民部郎中治書侍御史長樂中山郡守京畿長史黄門郎假儀同三司齊滅朝貴知名入周京者度支尚書元脩伯魏文成皇帝之後清素寡欲明識理體少歷顯職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司徒左長史數郡太守光州刺史所在皆著聲績及為度支屬政荒國蹙儲藏虚竭賦役繁興脩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與録

尚書唐邕遞換取捨頗有裨益周朝授儀同大將軍戴師大夫其事行史闕故不列於傳齊末又有幷省尚書隴西辛慤散騎常侍長樂潘子義並以才幹知名入仕周隋位歷通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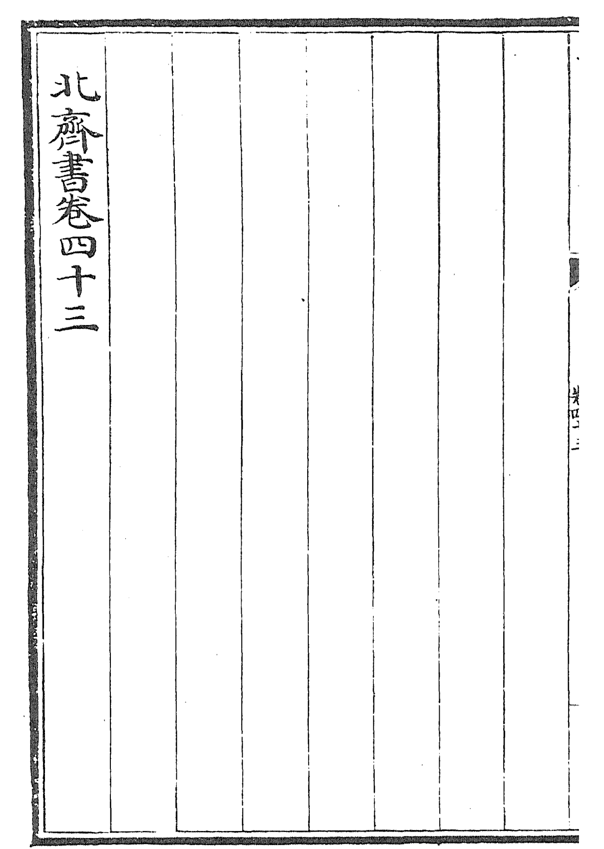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聚積財賄徼於鄙恡李艮以學淺為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為具美士人君子可不慎與

贊曰惟茲數賢幹事貞固生被雌黃歿存縑素封及源





許終爲身蠱



北齊書卷四十三

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封述傳大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北史大昌作天平

子元○北史作元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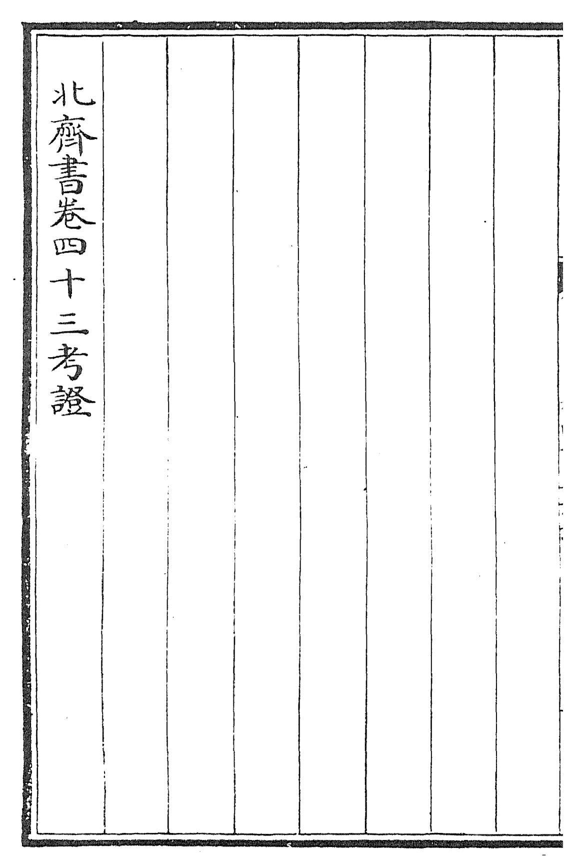
許惇傳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臣範按北史止

言為州主簿不言二郡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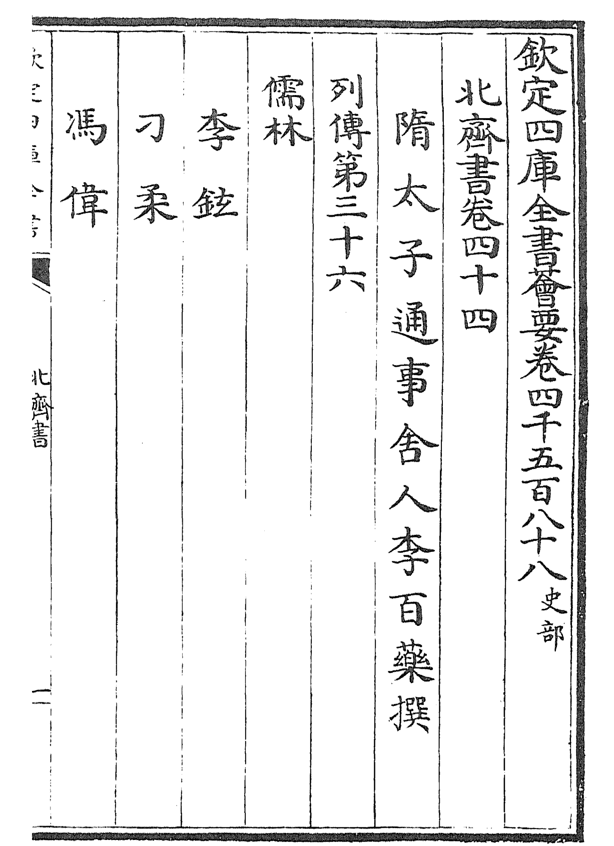
源彪傳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獻公○臣範按史例

公字疑屬司空之下文獻上疑脫謚字

且琳之于曇頊○通鑑無頊字



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八十八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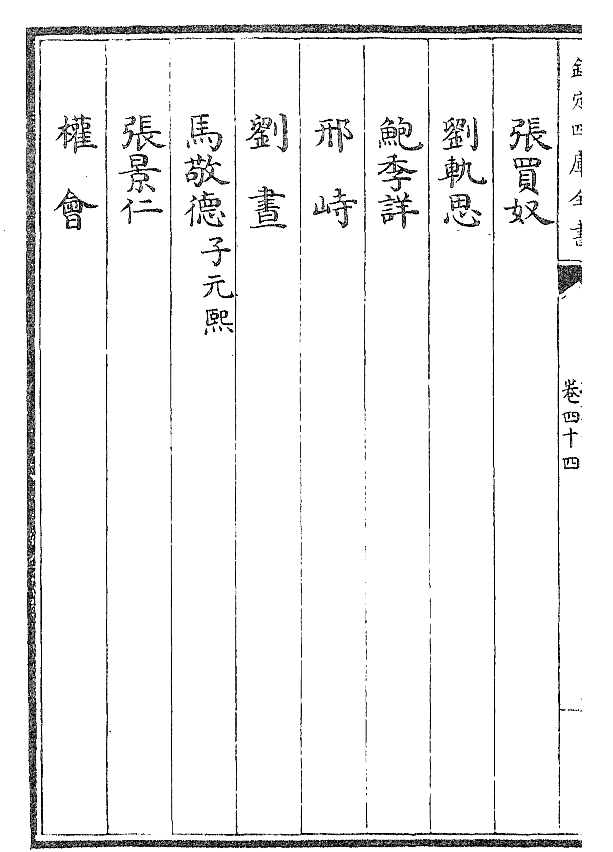
列傳第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班固稱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敎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於邊朔長於戎馬之閒因魏氏喪亂之餘屬尒朱殘酷之舉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

絶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乎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神器顧眄斯在猶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蹈名教之地漸仁義之風與屬疆埸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勃海李鉉刁柔

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很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子王孫稟性淫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便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

草是以世胄之門罕聞强學若使貴遊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以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勲舊國學博士徒有虚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國治其可得乎胄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寛簡政網疎闊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伏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内乞食爲資憩

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旣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撿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遊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凡是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

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權會早入京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閒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周易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總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及李鉉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間劉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

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博陵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

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雕劉晝鮑長暄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度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措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粗習也今序所錄諸生或終於魏朝或名宦不達縱能名家又闕其由來及所出郡國並

略存其姓名而已俱取其尤通顯者列於儒林云熊安生名在周史光伯元士著於隋書輒不重述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二十三便自潛居

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武定中李同軌卒後高祖令世宗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世宗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

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刋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爰及倉雅删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顯祖受禪從駕還都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卲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母懷文等草定新歷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宫顯祖

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贈廷尉少卿及
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王人將送儒者榮之
楊元懿宗惠振官亦俱至國子博士
刁柔字子温渤海饒安人也父整魏車騎將軍贈司空
柔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性強記至於氏族内
外多所諳悉初為世宗挽郎出身司空行參軍喪母居
喪以孝聞永安中除中堅將軍奉車都尉加冠軍將軍
中散大夫元象中隨例到晉陽高祖以為永安公府長

流參軍又令教授諸子天保初除國子博士中書舍人
魏收撰魏史啓柔等與同其事柔性頗專固自是所聞
收常所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為立五等爵邑承
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
子孫弟柔以為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
曰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
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為傳重
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

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

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為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為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為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為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為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既得為祖服斬而不得為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子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

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為舅姑後者則舅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絶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為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為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

七年夏卒時年五十六柔在史館未久逢勒成之際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内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深為時論所譏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敬憚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恒别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産不交賔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

王將命駕致請佐史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終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其門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耕而飯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竟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

之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天保中卒
劉軌思渤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
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天統中任國子
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也甚明禮聽其離文析句自然大略可
解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
衆諸儒稱之天統中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
傳武平末為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京教授貴遊子弟

齊亡後歸鄉里講經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鄚人也少好學耽翫墳典遊學燕趙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之風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民吏愛之以年老謝病歸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負笈從師伏膺無倦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受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絶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工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

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畫又撰高才不遇傳三篇在皇建太寧之朝又頻上書言亦切直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云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而容止舒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進天統中卒於家年五十二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

晝夜不倦解義為諸儒所稱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衆河間郡王每於教學追之將舉為孝廉固辭不就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畧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京依秀才策問唯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天統初除國子博士世祖為後主擇師傅趙彦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

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越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
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時時以春秋入授武平
初猶以師傅之恩超拜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
祿大夫領瀛州大中正卒贈開府瀛滄安州諸軍事瀛
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
王侍講翻無封爵於是亦封敬德廣漢郡王子元熙襲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事文藻以父故自青州集曹
參軍超遷通直侍郎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

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敎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内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者濟北人也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内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世宗並引爲賓客天保八年敕授太原王紹德書除開府參軍後主在東宮世祖選善書人性

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主愛之呼爲博士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㸃除通字遂正常侍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爲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子瑜之女因此表裏恩遇日隆景仁多疾每遣徐之範等治療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遷假儀同三司銀青光祿大夫

食恒山縣幹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爲遮
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侍書餘官並如故每旦
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
令總制館事除侍中四年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
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除中書監以疾卒贈侍中
齊濟等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
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
事事庸俚旣詔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

見者為其懟悚子瑜薄傳父業更無餘伎以洪珍故擢
授中書舍人轉給事黄門侍郎長息子玉起家員外散
騎侍郎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
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
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遊自蒼頡以來八體取
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鄚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
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

妙識玄象魏武定初本郡貢孝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
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
傅之禮會因此聞達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
會性恬靜不慕榮勢恥於仕宦固辭暹亦識其意遂罷
薦舉尋被尚書符追著作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皇建
中轉加中散大夫餘並如故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
甚懦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動必稽古辭
不虛發由是為儒宗所推而貴遊子弟慕其德義者或

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問受其學業曾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解玄象至於私室輙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遊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曾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也如此曾令家人遠行久而不及其行還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曾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曾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令詣某處追尋果如其語每為人占筮小大必中

但用文辭彖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繞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

之量不幸先亡臨送者為其傷慟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年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時年七十六注易一部行於世曾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為馬敬德之次撰刋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齊安王廓武平初國子博士

張雕中山北平人也家世貧賤而慷慨有志節雅好古

學精力絶人負篋從師不遠千里徧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逺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强辨魏末以明經名入霸府高祖令與諸子講讀起家殄寇將軍稍遷太尉長流參軍定州主簿從世宗赴幷除常山府長流參軍天保中爲永安王府參軍事顯祖崩於晉陽擢兼祠部郎中典喪事從梓宫還鄴乾明初除國子博士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世祖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侍郎瑯邪王儼求博士精儒學有司以雕應選時號得人

尋為涇州刺史未幾拜散騎常侍復為儼講值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胡人何洪珍大蒙主上親寵與張景仁結為婚媾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傾心相禮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常為其指南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雕為洪珍謀主甚忌惡之洪珍又奏雕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

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為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效以報朝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宮掖不急之費大存減省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上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雕便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雕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其矜誕如此長鸞等慮其干政不已陰圖之會雕與

侍中崔季舒等諫帝幸晉陽長鸞因譖之故俱誅死臨刑帝令段孝言詰之雕致對曰臣起自諸生謬被抽擢接事累世常蒙恩遇位至開府侍中光寵隆洽每思塵露微益山海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形惡無所逃死伏願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治道令聽覽之間無所擁蔽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歔欷流涕俯而就戮侍衛左右莫不憐而壯之時年五十五子德冲等徙於北邊南安之反德冲及弟德揭俱死

德冲和謹謙讓善於人倫聰敏好學頗涉文史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歷員外散騎侍郎太師府掾入為中書舍人隨例待詔其父之戮也德冲在殿庭執事目見宛酷號哭殞絶於地久之乃蘇

孫靈暉長樂武强人也魏大儒秘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年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唯尋討惠蔚手錄章疏不求師友三禮及三傳皆通宗旨始就鮑

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然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灌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為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為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王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為猖蹷靈暉唯默默憂顇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為王師以子結為諮

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並依所奏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傳經行道齊亡後數年卒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羣書禮傳俱通大義有辭藻尤甚詩詠齊末陽休之辟為開府行參軍隨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於大理司直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也世居涼土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

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兖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陽總為一篇酬答節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子結以開府行叅軍擢為南陽王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遊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啣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歡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為諮議云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至清儉武平中黎陽郡守值斛律武都出為兖州刺史武都郎丞

相咸陽王世子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聚斂絹數千匹以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來並須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後終於譙州刺史此外行事史闕焉

贊曰大道既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雜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北齊書卷四十四

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儒林傳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

○兄字下應有一仲字

徐傳業於李鉉沮儁○北史沮作祖

詔鉉與殿中尚書邢卲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臣

範按齊制六尚書有殿中尚書但考邢傳不聞居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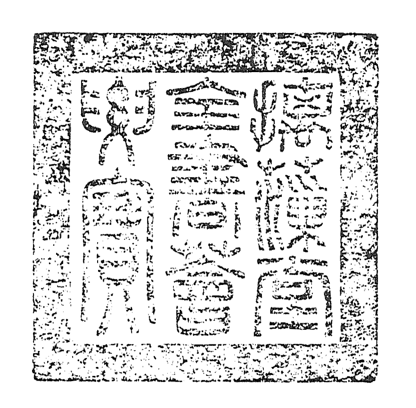
官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弟當作子

權會傳恥於仕宦○北史仕宦作左官

孫靈暉傳長樂武強人也○北史作武邑武遂人

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郝爾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八十九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遜

荀士遜

顔之推　袁奭　韋道遜　江旰　陸豫　朱才　荀仲舉　蕭慤　古道子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大聖踵武邈将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

才難不其然也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顔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卿雲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鵷鷺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黼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雕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滞

闕鍵不通但伏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騖勝流周旋益友彊學廣其聞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繢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為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砉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奇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焉善乎魏文之著論也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

大痛也沈休文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然自茲厥後軌轍尤多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㤿滯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絃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竝為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有齊自霸圖云啟廣延髦儁開四門以納之舉八紘以

掩之鄴京之下烟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樂安孫彦舉中山杜輔畜北平陽子烈竝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竝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知詔敕自愔以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

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為中書侍郎諸軍國文書及大詔誥俱是德林之筆道衡諸人皆不預也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諷詠幼稚時曾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觧作此理不及長亦少留意初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蘭陵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録古名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録事参軍蕭慤趙州功曹参軍顔之推同入撰次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祖珽

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顒漸説後主屬意斯文三年
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
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
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
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孫陸乂太子舍人王卲衛
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
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眭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
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閤祭酒

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敕放慾之推等同入撰例復令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王訓前兖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常侍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正温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

騫前西兖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
江旴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謇
太尉掾張德沖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户曹参軍古
道子前司空功曹参軍劉顗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
元楷晋州治中陽師孝太尉中兵参軍劉儒行司空祭
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参軍盧公順司徒中兵参軍周子
深開府参軍王有伯崔君洽魏師謇並入館待詔又敕
右僕射段孝言亦入焉御覧成後所撰録人亦有不時

侍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也侍詔文林亦是一時盛事故存録其姓名自邢子才以還或身終魏朝已入前史或名位既重自有列傳或附其家世或名存後書輒略而不載今綴序祖鴻勳等列於文苑者焉自外有可録者存之篇末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鴈門咸陽太守治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為防河別將守滑臺永安初元攉為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渾李象鴻勳並

為子使除東濟北大守以父老疾為請竟不之官後城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来何也鴻勳曰今来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曰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

沼星羅簷下流烟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褞褐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為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鏁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

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藻期之鞶繡發議必在芬香兹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瑶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鏽好蔬布哉葢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飜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於兹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擕酒登巘舒

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
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沓若天漢已矣
哉書不盡意梁使將至勅鴻勳對客高祖曾徵至并州
作晉祠記好事者諷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
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
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謇齊名為邢魏之亞而
訥於言敏於行魏安豐王廷明鎮徐州署廣長流參軍

釋褐盪逆將軍尒朱仲遠牒為大將軍記室加諫議大夫荊州行臺辛纂上為行臺郎中尋為車騎府録事參軍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平陽公淹辟為中尉轉侍御史顯祖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其病篤而止廣曾欲早朝未明假寐忽驚覺謂其妻云吾向似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

不起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平無私為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曾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十卷託魏收為之叙其族人子道亦有文章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柏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學常為兄仲優饒既而自責曰名為人弟獨受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

行耶遜感毋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鑒蒞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為暹賔客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廬之下遂借陸沉公子為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賔客大司馬襄城王元旭時亦在坐論欲命府

僚遅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髙兼之佳行可為王參軍也
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廕第不敢當此武定七
年世宗崩暹徙於邉裔賔客咸散遜遂往陳留而居之
梁州刺史劉殺鬼以遜兼録事參軍仍舉秀才尚書案
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五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
計至此年未合兼别駕王聰抗議右丞陽裴不能却尚
書令髙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仕非逺遜竟還
本州八年轉兼長史從軍南討軍還殺鬼移任頴川又

引遜兼穎州長史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二年春
會朝堂對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
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
從聞罷詔不報梁州重表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
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
義著於易象徃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刋玉億有餘人
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
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茍非其人更詒靈譴秦皇無道致

雨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晋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將濟上言於前徒纖紙墨衣准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啟聖之期茲為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絶貢我太祖收寶鷄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髙中

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
然之畧馬多兾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
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
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
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
蓋是常談文德懐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
良家蓄鋭湏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
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

攻鉅鹿枉矢宵流况我威靈能無恊讃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隷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皃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彤戰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

周移商咢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賔王龢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之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愍用紀

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咢歌鍾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絶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為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

漁鹽畢録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冐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圻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絶涉求難為稱詣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遥之㫖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録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虚之說海棗之談求

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黄帝比為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宫昆池地黒以為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盖理本虚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

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
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
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
屈巳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鷰沐時雨而羣
飛臺上銅烏想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
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廻幸且勞
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
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

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
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汰又問
刑罰寛猛遜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
賛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
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
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
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
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

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蒼祖詠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闕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黄旗紫蓋已絶東南白馬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禀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寛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臯陶不仁自

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間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冤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風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報應遜對曰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查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於上玄止逢翟犬造化之

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説但秦穆有道句芒錫祥虢公涼德蓐收降禍髙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遷腐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於協律見親櫂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

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賁恩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書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顯祖納湞陽侯為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於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來五日得脩等報書岳因與脩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

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
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
暄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
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秘府
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按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
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大夫
公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
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

存府閣即欲刋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得失祕書監尉瑾移尚書都坐凡得别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選所司策問遜為當時第一左僕射楊愔辟遜為其府佐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九年有詔超除員外將軍後世

祖鎮鄴名入司徒府管書記及登祚轉授主書遷員外散騎侍郎天統初病卒

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也祖芳魏太常卿父有金紫光禄大夫逖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遊善戲謔郡辟功曹州命主簿魏末徵詣霸府世宗以為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鄉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

輒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姦事免十餘年不得調乾明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皇建元年除太子洗馬肅宗崩從世祖赴晉陽除散騎侍郎兼儀曹郎中久之兼中書侍郎和士開寵要遜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尋遷給事黄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

定遜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世祖崩出為江州刺史祖珽執政徙為仁州刺史祖珽既出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時被戮時年四十九初遜與珽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又為弟儁聘珽之女珽之將免彦深等也先以告遜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彦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珽由此疑遜告其所為及珽被出遜遂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絶如此所

制詩賦及雜文文筆三十卷子逸民開府行參軍遜弟晉少聰明好文學天統武平之間歷殿中侍御史兼散騎侍郎迎勞陳使轉尚書儀曹郎周大象末卒於黎州治中子玄道有人品識用定州騎兵參軍遜從子顗字君卿祖厥魏尚書為高祖所殺顗父濟及濟弟瓊俱奔江南顗出後武定中從瓊還北瓊賜爵臨頴子大寧中卒於司徒司馬顗好文學工草書風儀甚美歷瀛州外兵參軍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除大理司直隋開皇中

鄜州司馬卒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馬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為主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後主即位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滅年卒

顔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右光録西平侯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繹以為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邉幅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被囚

送建業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薦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慶遠書翰值河水暴長具舡將妻子来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祖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保末從至天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河清末被舉為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

司徒録事參軍之推聰頴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
對閑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
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
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
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
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為勳要者所
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
署及名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尋

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晋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
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呉士
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
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呉士難信不
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之地若不
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為平原太
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
太子召為學士甚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三十卷家訓

二十篇竝行於世曽撰覲我生賦文致清遠其詞曰仰浮清之藐藐俯沉輿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内諸侯而外夷狄驟五帝而馳三王大道寢而日隱小雅摧以云亡哀趙武之作孽怪漢靈之不祥旄頭翫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㴞澗鞠成沙漠神華泯為龍荒吾王所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晉中宗以琅邪王南渡之推琅邪人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

葉頹世濟之聲芳問我良之安在鍾厭惡於有梁養傅翼之飛獸梁武帝納亡人侯景授其命遂為反叛之基子貪心之野狼武帝初養臨川王子正德為嗣生昭明後正德還本特封臨賀王猶懷怨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初召禍於絶域重發釁於蕭牆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叛投景景立為主以攻臺城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鎩向王路而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搤吭嗟將相之骨鯁皆屈體於犬羊臺城陷援軍竝問訊二宮致敬於侯景也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

巨猾每凛然而負芒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浹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孝元帝時為荊州刺史）授犀函與鶴膝建飛雲及艅艎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餫於衡陽（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竝隸荊州都督府）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亡而弟及（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為太子）逮皇孫之失寵歎扶車之不立（嫡皇孫驩出封豫章王而薨）閔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河東岳陽皆昭明子）遽自戰於其地

豈大勛之暇集子既損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孝元以河東不供舡艎乃遣世子方等為刺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為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即擁衆襲荆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弟怨其見劫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族擄投岳陽所以湘州見陷也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非社稷之能衛童汪踦

闕僅書記於階闥罕羽翼於風雲及

荆王之定霸始雝恥而圖雪舟師次乎武昌撫軍鎮於夏汭（時遣徐州刺史徐文盛領二萬人屯武昌蘆州拒侯景將任約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為世子拜中撫軍將軍郢州刺史以盛聲勢）濫充選於多士在參戎之盛列慙四白之調護厠六友之談說（時遷中撫軍外兵參軍掌管記與文珪劉民英等與世子遊處）雖形就而心和匪余懷之所說緊深宮之生貴矧垂堂與倚衡欲推心以厲物樹幼齒以先聲（中撫軍時年十五）愾敷求之不器乃畫地而取名仗禦武於文吏（以虞預為郢州司馬領城

防事委軍政於儒生以鮑泉為郢州行事總攝州府也值白波之猝駭逢赤舌之燒城王凝坐而對冠白詡拱以臨兵任約為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艦數漏軍饑卒疲數戰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約步道偷郢州城預無倫故陷賊莫不變蝯而化鵠皆自取首以破腦將睥睨於渚宮先憑陵於他道景欲攻荊州路由巴陵懿永寧之龍蟠永寧公王僧辯據巴陵城善於守禦景不能進奇護軍之電掃護軍將軍陸法和破任約於赤亭湖景退走大潰犇虜快其餘毒縲囚膏乎野草幸先生之無勸賴滕公之我保之推執在景軍例當見殺景行臺郎中王則初無舊識再三救護獲免因以還都剟鬼録於岱宗

招歸䰟於蒼昊時解衣訖而獲全苟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觜距之鵰鳶積假履而弑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臺城陷後梁武曾獨坐歎曰候景於文為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棄城逃竄是一百二十日𦍒天道繼大數故文為百日言與公孫述但稟十二而旬歲不同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来旋慨黍離於清廟愴麥秀於空壥鼙鼓臥而不考景鐘毁而莫懸野蕭條以横骨邑閴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在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覆五宗

而翦焉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公主之女見辱見讎經長干以掩抑長干舊顏家巷展白下以流連靖侯以下七世墳塋皆在白下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虔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遊西土之有衆資方叔以薄伐永寧公以司徒為大都督撫鳴劍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窣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支於北闕既斬侯景烹屍於建業市百姓食之至於肉盡齕骨傳首荊州懸於都街弔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殷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侯景

既平我師樓櫓失火燒宮殿蕩盡也指余櫂於兩東侍昇壇之五讓欽漢官之復覩赴楚民之有望攝絳衣以奏言忝黃散於官謗時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也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祕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為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藎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菩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時參柏梁之唱顧甂甌之不算濯波濤而無量屬瀟湘之負罪陸納兼岷峨之自王武陵王竚既定以鳴鸞脩東都之大壯詔司

農卿黄文起營殿驚北風之復起慘南歌之不暢秦兵繼來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孝元自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頗為厭勝被圍之後每歎息知必敗徒有道而師直黜無名之不抗孝元與宇文丞相斷金結和無何見滅是師出無名民百萬而因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剥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憐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無狀奪諸懷而棄草踣於塗而受掠究乘輿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載下車以黜喪揜桐棺之藁葬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

慘恨井伯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留釗之妻人銜其斷絶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於胡顔牽痾疻而就路時患脚氣策駑蹇以入關官疲驢瘦馬下無景而屬蹈上有尋而亟搴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若乃玄牛之旌九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明而偕沒切仙宫之永慕爾其十六國之風教十七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猶曩每

結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綱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罇而無賞自太清之内釁彼天齊而外侵始麼國於淮滸遂壓境於江潯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於是盡矣以江為界也獲仁厚之麟角剋儁秀之南金爰衆旅而納主車五百以資臨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湞陽侯明為主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凡厥梁臣皆以禮遣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著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歸齊之心以

丙子歲旦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吉也

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冰夷風薄而雷呴陽侯山載而谷沉侔挐黿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昏揚舲於分陜曙結纜於河陰

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

追風飈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遭厄命而事旋舊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

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

遂留滯於漳濵私自憐其何已謝黄鵠之廻集恧翠鳳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對空竊彦先

之仕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餘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珥貂蟬而就列執麾蓋以入齒時以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郎也款一相之故人故人祖僕射掌機容吐納帝令也賀萬乘之知已秪夜語之見忌寧懷辟之足恃諫諧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寒勝用去薪而沸止時武職疾文人之推嘗禮遇每搆創痏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諫誅之推爾日隣禍而儕流或有毀之推於祖僕射者僕射察之無實所知如舊不忘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驕奢之是修亦佞臣之云使武成奢侈

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於厠中褌衣悉羅纈錦繡珍玉織成五百一段爾後宮掖遂為舊事後主之在宮乃使駱提婆母陸氏為之又胡人何洪珍等為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惜染絲之良質惰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亂起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繩已譖而出之於是教令昏僻至于滅亡誠怠荒於政度惋驅除之神速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晉州小失利便棄軍還并又不守并州犇走向鄴寔未改於弦望遂闕及都闕而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犇逐無寒

瓜以療饑靡秋螢而照宿時在季冬故無此物雖敵起於舟中胡越生於輦轂壯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屍狼藉其如莽血玄黃以成谷後主犇後安德王延宗收合餘燼於并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留至明而安德敗也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除之推為平原郡據河津以為犇陳之計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於善鄰約以鄰下一戰不剋當與之推入陳不羞寄公之禮願為式微之實忽成言而中悔矯陰疎而陽親信謟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南又

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疎間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濟向青州阿那肱求自鎮濟州乃啟報應齊主云無賊勿怱怱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

曩九圍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溘屯趙郡李穆叔調妙占天文算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

予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在陽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為亡國之人

鳥焚林而鎩翮魚奪水而暴鱗嗟宇宙之遼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矇於天真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既銜石以填海終荷戟以

入秦亡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為畎畆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為序録

袁奭字元明陳郡人梁司空昂之孫也父君方梁侍中奭蕭莊時以侍中奉使貢莊敗除琅邪王儼大將軍諮

議入館遷太中大夫

韋道遜京兆杜陵人曾祖蕭隨劉義真度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道遜與兄道密道建道儒並早以文學知名道密魏永熈中開府祭酒因患恍惚沉廢於家道建天保末卒司農少卿道儒歷中書黄門侍郎道遜武平初尚書左中兵加通直散騎侍郎入館加通直常侍

江旰字季陽濟人也祖柔之蕭齊尚書右丞叔父革梁

都官尚書盱梁末給事黄門郎因使至淮南為邉將所
執送鄴稍遷鄭州司馬入館除太尉從事中郎轉太子
家令齊亡逃還建業終於都官尚書
睦豫字道閑趙郡髙邑人父寂梁北平太守道閑弱冠
州舉秀才天保中參議禮令歷晋州道行臺郎大理正
奉車都尉入館遷員外散騎常侍尋兼祠部郎中隋開
皇中卒於洛州司馬豫宗人仲讓天保時尚書左丞
朱才字待問吳都人蕭莊在淮南以才兼散騎常侍副

袁奭入朝莊敗留鄴稍遷國子博士諫議大夫齊亡客遊信都而卒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世江南仕梁為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粲甚禮之與粲劇飲齧粲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答云我那知許當是正疑是麈尾耳入館除符璽郎後以年老家貧出為義寧太守仲舉與趙郡李槩交款槩死仲舉因至其宅為五言詩十六韻以傷之詞甚悲切世稱其美

蕭慤字仁祖梁上黄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中太子洗馬

古道子河内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彊濟知名歴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袁奭等俱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慤工於詩詠慤曽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栁月中踈為知音所賞

賛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刋勒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北齊書卷四十五

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樊遜傳常為兄仲優饒○一本作其兄仲以造氊為業常優饒之北史同

顏之推傳小注又第二子綏寧度方諸為世子○按綏寧度三字未審毛氏本同

白詡拱以臨兵○按此用顧榮事詡當作羽

郊鄉導於善鄰○郊疑効字之譌

韋道遜傳曾祖蕭隨劉義真度江祖儒自宋入魏寓居

河南洛陽官至華山太守〇蕭疑肅字之譌臣範按

魏書及北史韋閬傳並云從子崇字洪基父肅隨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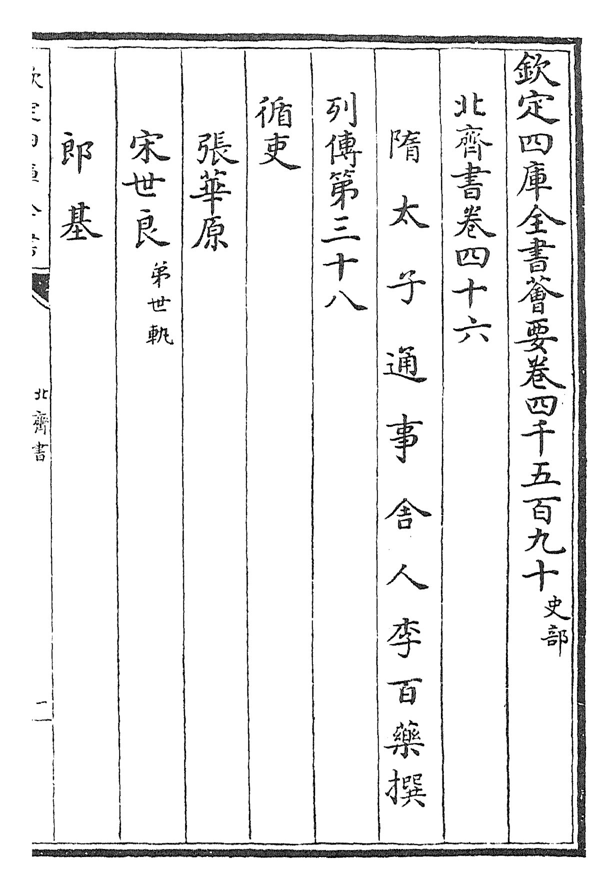
義真渡江又崇二子猷之休之休之子道建道儒道

遜之父不可考然當祖崇此云祖儒似有誤北史不

載道遜

朱才傳字待問吳都人〇都當作郡

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九十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脣哲之君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

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隱為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歛無厭淫虐不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寧以後風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别有列傳如房仲縣之屬在武平之末能卓爾不羣斯固彌可嘉也今掇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張華原字國淵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府引為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為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三軍常令宣諭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尒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蕞尒關右便自隅絶故使華原銜喻公吉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為福乃欲賜脅有死而

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
歎惜之及聞其来喜見於色累遷為兗州刺史人懐感
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
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先
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食之咸
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從軍北
討屢有戰功尋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

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霶霈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河太常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髙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謡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屛跡後齊天保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内穭生桃

樹蓮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己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除東郡太守卒官世良彊學好屬文撰字畧五篇宋氏別錄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為廷尉以

之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劾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太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絶南臺因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親勑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與之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勑義雲曰卿比所為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

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因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命世良從子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為段孝言開府參軍又薦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録二十卷會平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沉涉墳典尤長

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後帶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踈獄訟清息官民遐邇皆相慶悦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

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
可矣後卒官柩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為州史性亷謹
同寮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之拒而不受魏彭城
王韶拜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
居其内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徵入為中書令
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
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别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

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因瘦而死韶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韶高祖之壻也仁之後為兖州臨别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兖如此欽歎答曰稟性愚直唯知自

修無他長也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行復召為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尋遷東郡守以寛惠著其年麥一莖五穗其餘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為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守伯謙少孤貧善養母髙祖召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曰清直奉公真良佐也遷瀛州別駕世宗以為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

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用相授族弟暹當時寵
要謙與之寮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除濟北太守
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
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
者所無因誦民為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
民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
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以弟讓在闕中不復居內任
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

曰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決後為銀青光祿大夫卒
蘇瓌字珍之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瓌幼時
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
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軍
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
彊盜長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
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瓌更令窮審乃别推得元景融
等十餘人並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

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瓊累遷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輙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走私訪别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鄰郡富豪將財物寄置界内以避盜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狗構

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啟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趙穎曾為樂陵太守八十致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

送顏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
人遂競貢新果至門聞知顏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
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乃至百人瓊召
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
普明弟兄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
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
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
皆敎令儉而中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内其兵

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辯郡縣長吏常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絶食者千餘家瓚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瓚曰雖矜饑餧恐罪累府君瓚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

受尋起為日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韋銜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民譽者非至公祐答言若爾黄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勑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

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省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怨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珎之遷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

獲實驗賊徒欵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輙度淮南歲儉啟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豹體貌魁岸美音儀釋褐開府參軍兼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

青恐非禳所能解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
免俗聊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為知徵遷樂陵
太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豹階庭簡静囹圄空虚郡治
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
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
疾終於家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釋褐開府參軍
勑用士人為縣宰以去病為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

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民歎服擢為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綱維不立功臣内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嫵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隋大業中卒於冀氏縣令

北齊書卷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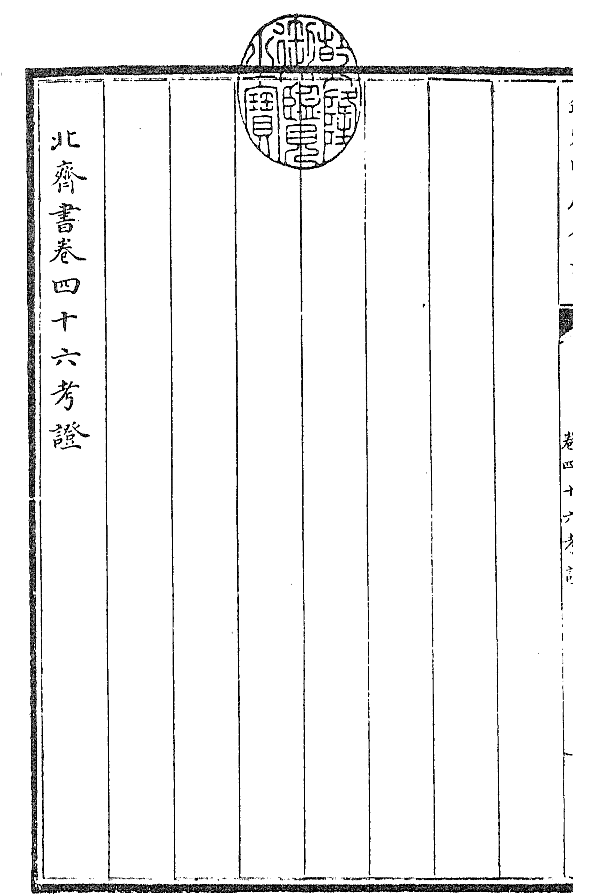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孟業傳今我出都○臣荃按上文云徵入為中書令出疑入字之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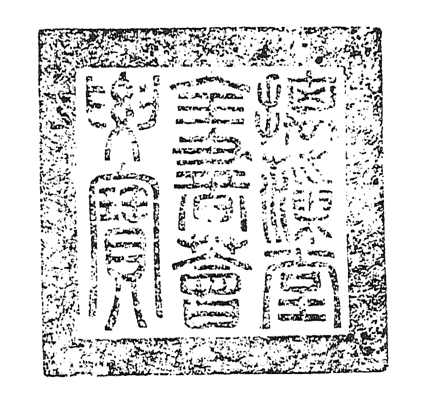
仁之後為兖州○北史兖州上有西字

唯知自修無他長也○元本脫長也二字從别本增

蘇瓊傳長流參軍推其事○北史參軍下有張龍二字



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帯雙